

「武松殺嫂」故事探源

鄭子運*

摘要：元代高文秀並沒有創作所謂的〈雙獻頭武松大報仇〉，與《水滸傳》中「武松殺嫂」的故事毫無關係。武松歷史上有無其人，難以定論。「武松殺嫂」故事在宋末元初尚未形成。《水滸傳》中的這段故事實際來源於〈燕青博魚〉和〈張千替殺妻〉，具體殺嫂過程來源於〈李逵負荊〉和〈雙獻頭〉。

關鍵詞：武松；雜劇；水滸；來源

歷史上應無武松其人

清初，錢曾的《錢遵王述古堂藏書目錄》赫然著錄〈雙獻頭武松大報仇〉，並歸之於元代高文秀，致使不少人以為《水滸傳》「武松殺嫂」的故事來源於這部雜劇。不過，清末姚燮早就指出錢曾的誤會，他的《今樂考證》在〈黑旋風雙獻頭〉下有注云「《元曲選》作〈雙獻功〉，也是園目作〈雙獻頭武松大報仇〉」，¹即認為所謂的「雙獻頭武松大報仇」其實就是「黑旋風雙獻頭」，寫的是李逵，而不是武松。姚燮沒有詳辨，現進一步證明如下：

第一，元末明初記載曲目最著名的三部書鍾嗣成的《錄鬼簿》、無名氏（一題賈仲明）的《錄鬼部續編》和朱權的《太和正音譜》都沒有著錄過跟「武松殺嫂」故事有關的雜劇；

第二，該劇從不見流傳，也無人知道其具體內容；

第三，高文秀有〈黑旋風雙獻頭〉，《錄鬼簿》、《元曲選》都歸之於高文秀，公認是高文秀的作品，錢曾卻莫名其妙地歸於無名氏，當是把很可能是明人根據《水滸傳》創作的〈雙獻頭武松大報仇〉跟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頭〉混為一談了，即錯把無名氏的〈雙獻頭武松大報仇〉當作了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頭〉，同時又把後者錯當了前者。所以，可以斷定〈雙獻頭武松大報仇〉不存在，或是明人根據《水滸傳》改編的作品。其實，高文秀沒寫過〈雙獻頭武松大報仇〉，在後文還可以進一步得到證明。

* 鄭子運，現為貴州社會科學院文化所副研究員。

1. 姚燮：《今樂考證》，續修四庫據1936年北京大學影印稿影印本。

武松，歷史上應無其人，但時下由於互聯網的普及，資訊發達，所謂武松歷史上實有其人、本是江湖藝人、打死蔡京之子「蔡虎」云云，傳播甚廣。這些傳言都言之鑿鑿地聲稱出自《西湖大觀》、（宣統）《臨安縣志》、（嘉靖）《浙江通志》或（萬曆）《杭州府志》。後三書經翻檢，未見有類似的記載；至於《西湖大觀》，未見著錄，當為杜撰的書名。

其實，上述關於武松的傳聞真正的來源是民國時期周潤寰的《遊西湖的伴侶》，該書有一篇〈武松仗義刺蔡盞〉云：

《水滸傳》所載之武松，本江湖賣解者流，非盜也，貌奇偉，嘗使技於湧金門外，被知州高權所見，悅其藝，招之為部頭，遂漸以功擢提轄。後高以被劾去職，武亦辭事隨之。未幾，蔡京子盞，繼任知州，借父勢，蹂躪杭民，上峰不能言，松獨怒形於色，挾刃俟諸途，狙殺之。卒以眾寡不敵被捕，數日死獄中。杭民感其德，乃集資為營葬於西冷橋畔，題曰宋義士武松墓。²

該書由周氏根據舊籍和傳聞寫成，此篇〈武松仗義刺蔡盞〉既不見於舊籍，又未注明出處，當採自於杭州當地傳聞。後來，鍾毓龍《說杭州》云：

又商務印書館叢刊某卷曾載，宋徽宗時杭州有武松者，以才武見賞於太守蔡某，蔡乃太師蔡京之侄。後太守去任，其子橫行不法，欺壓百姓。武松見而不平，毆斃之。遂被執，瘐斃獄中。杭人義之，為營葬焉。然葬於何處則不詳。余友吳劍飛，吳興人，國文教師。曾告余。幼時（清光緒十九年，1893）隨其父在杭。一日去三雅園啜茗，時正修湧金門城牆，見掘出一棺，暗紅色，甚完好，和頭上有金漆「武松之柩」四字。劍飛言之鑿鑿，諒非虛語。其後，西冷橋西乃有土塚，碑曰「武松之墓」，殆慕其大名而將此柩移葬於此也。民初，雙陳巷高爾登子白為之書碑曰「宋義士武松之墓」。民國十三年，上海幫會巨魁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重修此墓，於墓門上署三人之名。立石坊，額「嶽奇瑰偉」四字。楹聯曰「失意且伍豪客，得時亦一英公」，仍為高子白撰書。歷來人多以此墓為好事者所謂之虛塚。³

所謂「商務印書館叢刊某卷」，含糊其辭。關於武松的事蹟大同小異，只是較簡略，當是出於對《遊西湖的伴侶》的誤記。

而今互聯網上各種所謂武松歷史真相的資訊，大多都是間接祖述《遊西湖的伴侶》和《說杭州》這兩部書，只是標題往往聳動視聽，嘩眾取寵，正文文字有所增減，當然這種增減也可能出自於《遊西湖的伴侶》未採盡的杭州當地傳聞之餘澤，畢竟傳聞在傳播過程中情節往往有變異、增減。至於說武松打死了號稱「蔡虎」的蔡京之子，不過是

2. 周潤寰：《遊西湖的伴侶》（上海：世界書局，1929年），頁8。

3. 鍾毓龍：《說杭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377。

「武松打虎」故事的改頭換面。一些通俗讀物和互聯網上所謂武松歷史真相的資訊味其真實出處，以訛傳訛地聲稱出自子虛烏有的《西湖大觀》以及《臨安縣志》、《杭州府志》等地方志乘以欺人，謬種流傳，誤人不淺。

另外，明代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莊嶽委談下」條云：

余偶閱一說序，稱施某嘗入肆市，抽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⁴

所謂張叔夜的招語並沒有開列出來。清初王士禎《居易錄》卷二十四云：

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灤榜文云：「有赤身為國，不避凶鋒，拿獲宋江者，賞錢萬貫，雙執花紅；拿獲李進義者，賞錢百萬貫，雙花紅；拿獲關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者，賞錢十萬貫，花紅；拿獲董平、李進者，賞錢五萬貫，有差。」⁵

這個招語只開列了武松在內的九個人，並不是一百八人，而且余嘉錫《宋江三十六人考實》已經指出《居易錄》所謂的「宋張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灤榜文」出自後人偽造，則不能據王士禎此書所載認定武松歷史上實有其人。以武松本來是江湖藝人，當本於明代萬曆年間沈璟的《義俠記》，該劇改編自《水滸傳》。與《水滸傳》不同，該劇交代武松本來是個「長閑弓馬」、「江湖漂泊」的俠客。武松的身份由江湖俠客演化為江湖藝人，只有一步之遙，所以武松為歷史真實人物之說，不早於明末，但也不晚於清代康熙年間，因為陸次雲《湖壖雜記》說「國初江滸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清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殆不盡誣也」，⁶《湖壖雜記》成書於康熙年間。

元初，羅輝《醉翁談錄》的「小說開闢」條列名一篇〈武行者〉，是不是有打虎的故事？不得而知，但可以斷定跟「殺嫂」故事無關，因為元代水滸戲寫殺人以及《水滸傳》寫潘金蓮被殺，都是用刀、斧等，而〈武行者〉屬於「杆棒之序頭」，不屬於「樸刀局段」，也不屬於「煙粉」。「杆棒之序頭」裏還有一篇〈攔路虎〉，即《清平山堂話本》所收〈楊溫攔路虎傳〉，裏面人物打鬥全是用棒，也可以證明這一點。〈武行者〉應當寫武松貪財好色、行俠仗義、棍棒殺人的故事，因為元初龔開在〈宋江三十六贊〉中說武松「汝優婆塞，五戒在身。酒色財氣，更要殺人」，⁷與《水滸傳》中的武松相比，好酒、殺人兇殘是一致的；好色、貪財兩端，卻大相徑庭。武松拒絕嫂子勾引的情節與此矛盾，說明武松的故事當時還沒有演進到這一步。可見，元朝統一中國之初，「武松殺嫂」的故事還沒有出現。武松的形象還以「酒色財氣」為主，缺點很多，還沒有演變到《水滸傳》中金聖歎所謂的那種天人境地。

4.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清光緒二十二年廣雅書局校刊本。

5. 王士禎：《居易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6. 陸次雲：《湖壖雜記》，《西湖文獻集成》第8冊（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頁43。

7. 周密：《癸辛雜識》，《津逮秘書》本。

武松殺嫂故事的來源

元代前期，北方盛行的是李存孝打虎的故事，如關漢卿有〈哭存孝〉雜劇，李存孝在自述功績時說「岩前打虎雄心在，勇敢當先敵兵敗」，無名氏（一說為元代元貞年間杭州作家陳以仁）有〈存孝打虎〉雜劇。「存孝打虎」演變為「武松打虎」，在元朝統一中國以後，因為寫〈武松打虎〉雜劇的紅字李二主要生活於1300年前後。

宋末元初，武松的故事尚屬於草創階段，需要移花接木加以充實，還有一個證據。馮夢龍《三言》中有一篇〈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寫趙正表面上被推薦其實是遭設計陷害以及智鬥開人肉饅頭店的侯興夫婦，跟《水滸傳》中武松被張都監設計陷害以及十字坡遇張青夫婦，情節很相似，兩者應當同出一源。因為〈宋四公大鬧禁魂張〉實際上出自宋元時期的話本〈好兒趙正〉。馮夢龍將〈好兒趙正〉加工成〈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改動應當很少，因為人物、故事氣息草莽，手段下劣，場面血腥，文字粗陋，馮夢龍那樣的文人是寫不出來的。更何況，《水滸傳》中的這兩處描寫比〈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的對應段落要更細緻、更精彩，後者才具初始面貌。鍾嗣成《錄鬼簿》卷上說陸顯之是「汴梁人，有〈好兒趙正〉話本」。⁸《醉翁談錄》「小說開闢」條有「說趙正激惱京師」，⁹又有〈武行者〉，可見兩者並不相干，前者在《水滸傳》中才被移花接木到後者。那麼《水滸傳》中的武松殺嫂、打虎、打店等故事，在元朝統一中國之初都沒有產生。後來，南方武松的故事跟北方「存孝打虎」的故事合流，就演變為紅字李二的〈武松打虎〉；「武松打店」是移花接木了〈好兒趙正〉；難以想像，高文秀在沒有藍本的情況下能憑空寫出「武松殺嫂」的雜劇。從高文秀的年齡和創作實際看，高文秀無法創作出跟「武松殺嫂」的故事有關的雜劇。

高文秀是元代創作水滸戲最多的作家，據《錄鬼簿》等書，共七、八部（其中一部歸屬有爭議），而且都是以李逵為主角。高文秀屬於早期雜劇作家，《錄鬼部》說他「東平人，府學，早卒」。¹⁰一般認為，他去世於元朝統一中國不久。武松在水滸故事中本來並不重要，即使在主要流行武松故事的南方地區也是如此。除去短篇的〈武行者〉，〈大宋宣和遺事〉僅僅出現武松的名字而已，毫無實事。武松在北方水滸故事中幾乎毫無地位可言，早期雜劇作家的水滸戲，涉及到的梁山好漢有宋江、吳用、李逵、燕青等人，武松不見蹤影。國家久已統一、南北交流的結果，就出現了紅字李二的〈武松打虎〉。武松依靠打虎樹立起英雄形象以後，才有更多的英雄事蹟附會到他身上。高文秀去世太早，當時「武松打虎」的故事還沒形成，更不必說「武松殺嫂」的故事。元代沒有「武松殺嫂」的故事，這個故事是施耐庵、羅貫中在《水滸傳》中創作出來的。不過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整合、加工的結果。

「武松殺嫂」故事的主幹，應當來自於李文蔚的〈燕青博魚〉。《水滸傳》中沒有

8. 鍾嗣成：《錄鬼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7。

9. 羅燁：《醉翁談錄》，《叢書集成初編》本。

10. 鍾嗣成：《錄鬼簿》，頁11。

「燕青博魚」的故事，那是因為這個故事已經演化為「武松殺嫂」，這是有跡可尋的。「燕青博魚」主要的正面男性角色是燕和、燕順兄弟和燕青，「武松殺嫂」主要的正面男性角色是武大、武松兄弟，前者三個人做的事情由後者兩個人完成。

〈燕青博魚〉中燕青出場不久就雙眼失明，《水滸傳》中武松出場時正患瘡疾，都是大病一場。而且兩人的病都能跟宋江扯上關係。燕青由於違反軍令，宋江命人打六十棍，趕出山寨。燕青挨打時又氣又急，眼睛就瞎了。武松烤火的時候，宋江經過，無意中踩在火鋤柄上，把炭火撒在武松臉上，武松驚出一身冷汗，病就好了。可謂歹也宋江，好也宋江。

楊衙內騎馬撞倒了燕青，還加以鞭撻。燕青復明以後，遇見楊衙內，還以老拳，燕和誤以為打死了楊衙內：

（燕大云）你打死他了也。（正末云）哥，你休怕者。（唱）看那廝眼朦朧正著昏，我將這大拇指去那廝人中裏掐。（帶云）主人家有水將的些來。（唱）新汲水那廝面皮上噴。（楊衙內做歎氣科）（正末云）哥也，他不死哩。¹¹

武松之所以逃亡在外，據他說是「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小弟只道他死了，因此一徑逃來」。¹² 兩者都是寫以為打死了人，其實只是打昏了。只是前者是燕和、燕青兩人的事，《水滸傳》合成武松一個人的事。

燕青博魚，而武松打虎，兩相比較，當然後者更具有英雄風采。兩件事看起來似乎沒有可比性，但兩者都是寫當事人的經歷中都跟某個動物有特別的關聯。而且，燕青博魚時巧遇燕和，兩人結為兄弟；武松打虎後，遊行時巧遇遷居到陽谷縣的哥哥武大。

燕和的弟弟燕順因不滿嫂子王臘梅有外遇而搬出哥哥家，武松因為不滿嫂子潘金蓮勾引自己而搬出哥哥家。在這兩件類似的事情上，燕順對應武松。

燕青發現王臘梅跟楊衙內偷情，叫來燕和捉奸，楊衙內越窗而逃，隨後帶人捉住了燕和、燕青。《水滸傳》也有捉姦情節，武大捉奸，西門慶無處可逃，便踢傷了武大。

燕青要求燕和殺掉嫂子王臘梅，燕和不聽，燕青準備自己動手，最終還是將王臘梅、楊衙內押上梁山處死，而武松親手殺了潘金蓮、西門慶。

楊衙內將燕和、燕青投入死囚牢，王臘梅拍手稱快，並說：「衙內，只等結果了他，咱就沒人管的著了。恁著我這一片好心，天也與俺這條兒糖吃」。¹³ 王臘梅算得上幫兇。《水滸傳》中，西門慶、潘金蓮合夥毒死了武大，潘金蓮屬於元兇。

《水滸傳》中有燕順這個人物，在此之前的文學作品中，就目前所知，只有〈燕青博魚〉裡面有燕順，施耐庵或羅貫中必看過〈燕青博魚〉無疑。而且，在〈燕青博魚〉

11. 李文蔚：〈燕青博魚〉，《元曲選》（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238。

12.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289。

13. 李文蔚：〈燕青博魚〉，《元曲選》，頁242。

中，宋江引出燕青，燕青引出燕順再次出場，燕順投奔宋江；在《水滸傳》中，武松引出宋江再次出場，宋江引出燕順。兩處各自的連環關係很近似。為什麼在《水滸傳》中是武松，而不是燕青跟燕順搭上關係？正是因為〈燕青博魚〉中的燕青（不是元代其他水滸戲中的燕青）轉化為了《水滸傳》中的武松，同時也證明了這種轉化關係。

另外，王臘梅演化成了潘金蓮。兩人都年輕風騷，皆有外遇，均狠毒。當燕青、燕和捉奸不成，當武松勸哥哥看緊門戶，兩個女子都就勢撒潑：

燕大，你既要拿奸，如今還我姦夫來便罷；若沒姦夫，怎把這樣好小事賊誣著我？我是個拳頭上站的人，胳膊上走的馬，不帶頭巾男子漢，丁丁當當響的老婆。燕大，我與你要見一個明白！¹⁴

你這個醜賸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叮叮當當響的婆娘！拳頭上立的人，胳膊上走的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搨不出的驚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蛄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都要著地。¹⁵

潘金蓮中間的話跟王臘梅所說的幾乎一樣，其餘的話是《水滸傳》作了進一步的加工，更加精彩。

《水滸傳》中潘金蓮勾引作為小叔子的武松，遭到拒絕，最終被武松殺掉，這情節又直接從〈鯁直張千替殺妻〉演化而來，張千跟李員外結為兄弟，李妻趁員外外出時勾引張千，遭到拒絕。當李妻正要殺害李員外時，張千先下手殺掉了李妻。〈鯁直張千替殺妻〉屬平平之作，李妻勾引張千是通過後者的唱詞表現出來的：

【上馬嬌】嫂嫂，更道是顛，更做道賢，恰便似賣俏女嬋娟。（旦云了）吃的來醉醺醺將咱來纏，眼溜溜涎。他道是休停莫俄延。

【遊四門】呀！不睹時摟抱在祭台邊，這婆娘色膽大如天。恰不怕柳外人瞧見。又不是顛，往日賢，都做了鬼胡延。¹⁶

在《水滸傳》之前，寫嫂子勾引小叔子不成反被後者殺害的，也只見有〈鯁直張千替殺妻〉這一部作品。該作品元代有刊本，施耐庵、羅貫中很容易看到。

最後，「武松殺嫂」中潘金蓮被殺的過程是這樣的：

那婦人見勢頭不好，卻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只腳踏住他兩只胳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剗，口裏銜著刀，雙手去幹開胸

14. 李文蔚：〈燕青博魚〉，《元曲選》，頁241。

15.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頁310。

16. 無名氏：〈鯁直張千替殺妻〉，《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755。

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肱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¹⁷

把人揪住，摔倒在地，並用腳踩住，再用兇器殺害。這樣詳細的殺人過程描寫，在《水滸傳》之前，還沒有見到在小說中出現過，只出現在康進之的〈梁山泊李逵負荊〉以及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頭〉兩部雜劇中：

（宋江云）你怎生伏侍我？（正末云）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雙手搭住衣領，一雙手抓住腰帶，滴溜撲摔個一字；闊腳板踏住胸脯，舉起我那板斧來，覷著脖子上，可又！（唱）便跳出你那七代先靈，也將我來勸不得。¹⁸

（正末云）今日撞著俺黑爹爹李山兒，一把揪住頭髻，按翻地上，著他仍舊唱這兩句曲兒。聲未絕口，早磕擦的一板斧一個，劈下頭來。¹⁹

〈李逵負荊〉的描寫是虛陳，〈雙獻頭〉的描寫是事後表白，而《水滸傳》的描寫是實際行動。單從過程來說，〈雙獻頭〉的相關描寫雖然缺少〈李逵負荊〉中踩踏的動作，而揪住頭髻的動作跟《水滸傳》一致。所以，《水滸傳》的描寫是從〈李逵負荊〉、〈雙獻頭〉綜合、演化出來的。《水滸傳》的描寫更細緻，所謂後出轉精，但也更殘忍，更血腥。

僅此一條也能證明高文秀沒寫過「武松殺嫂」的雜劇。因為若是詩歌創作，數量多至上千首，難免重複，而高文秀創作的水滸戲約有七、八部，如果兩次都寫梁山好漢殺了姦夫淫婦，而且同樣的殺人過程，自我雷同，自我因襲，未免不合常理。現今可看到的高文秀的戲劇作品，情節各異，互不雷同，創造力很強。由於高文秀早卒，對殺人情節的描寫又不如康進之，應該是康進之模仿了高文秀。

綜上所述，元代並沒有「武松殺嫂」的故事，《水滸傳》中的這個故事是從元代雜劇〈燕青博魚〉、〈鯁直張千替殺妻〉、〈梁山泊李逵負荊〉和〈黑旋風雙獻頭〉演化而來的。 □

17.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頁353。

18. 康進之：〈梁山泊李逵負荊〉，頁1525。

19. 高文秀：〈黑旋風雙獻頭〉，頁704。